

百年纪念版

鲁迅  
文集  
IV

鲁迅·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 魯迅

## 文集

### IV

魯迅·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文集：全4册 / 鲁迅著. —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490-1676-1

I. ①鲁… II. ①鲁… III. ①鲁迅著作—选集 IV. ①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0900号

## 鲁迅文集

鲁迅 | 著

---

责任编辑 | 史春燕 党 昀  
封面设计 | 文 武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mailto: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南滨河东路520号 | 730000 (邮编)

---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 (传真)

---

印 刷 | 北京洲际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字 数 | 795千  
印 张 | 74.5  
版 次 | 2018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8年11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676-1  
定 价 | 152.00元 (全四册)

---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 出版说明

一九一八年五月，周树人先生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并对吃人的封建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之后，鲁迅先生的大名便屡屡见诸报端。

距今，一百年过去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没有在历史的风烟中沉寂下去，反而在时间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影响了好几代人。

二〇一八年，是先生以“鲁迅”为名始发作品的一百周年，这里我们精选了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涵盖了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诗歌集——《朝花夕拾》《野草》，以及杂文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华盖集》《花边文学》等，组成了这套鲁迅百年纪念版文集，以飨读者。

鲁迅先生的小说以力透纸背的笔力，描绘出了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复杂。而他的散文诗歌，温馨优美，意趣盎然，在勾起人回忆

的同时又带来了别样的情景体验。而杂文，则是鲁迅先生创作最多的文体。他文辞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理性批判，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一派大家风范；他以笔代戈，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傲然精魂。这些文章，汇成了一个时代的剪影，使人在振聋发聩的同时又多了几抹深思。

在编校这套文集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字词和标点的用法和现今有些不同。这是因为在“五四”初期，白话文刚刚开始应用，还有很多用词都保留着过去的一些习惯，而有些标点还未正式普及使用。我们为了保留原貌，文中的用词及标点未经删改。以下列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呐喊·风波》中有一句：“七斤直跳起来，‘检’起破碗……”，这里的“检”同“捡”，意为拾取。再比如《呐喊·阿Q正传》中：“邹七嫂在阿Q那里买了一条蓝绸裙……但只‘化’了九角钱”，这里的“化”同“花”。又如《野草·风筝》一篇中，作者写道：“但我是向来不爱放风筝的。在不但不爱，并且嫌恶‘他’……”，这里的“他”即指代的是风筝。在二十世纪初期，第三人称代词通常用“他”，之后才有了“他”“她”“它”之分。

其他的词如：“孤另另”即为“孤零零”，“胡涂”即为“糊涂”，“胡蝶”即为“蝴蝶”，“壶卢”即为“葫芦”，“第x叶”即为“第x页”。在某些语境下，“那里”“那个”“那些”同“哪里”“哪个”“哪些”。还有一些其他的词，在这里编者就不一一列举了。

另有一个特殊的词“拚命”，为了符合现今的阅读习惯，编者统一改为“拼命”。

鲁迅先生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而对他的作品集结整理，不仅是为了重温经典，更是为了让读者透过这些见解独到的文字，引发深思。

而经典之所以称之为经典，就是因为在这些作品中，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依稀间，似有人击缶而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二零一八年五月四日

华盖集

题记

002

咬文嚼字（一）

005

咬文嚼字（二）

006

青年必读书

——应《京报副刊》的征求

008

忽然想到（一）

010

通讯

017

论辩的魂灵

024

牺牲谟

——「鬼画符」失敬失敬章第十三

027

战士和苍蝇

031

夏三虫

033

忽然想到（二）

035

杂感

040

北京通信

043

十四年的『读经』	并非闲话（二）	『碰壁』之余	答入S君	补白	忽然想到（四）	咬文嚼字（三）	我的『籍』和『系』	并非闲话（一）	『碰壁』之后	忽然想到（三）	长城	导师
----------	---------	--------	------	----	---------	---------	-----------	---------	--------	---------	----	----

101 098 093 090 082 073 071 067 062 055 049 048 046

后记	这回是『多数』的把戏	『公理』的把戏	碎话	我观北大	并非闲话（三）	这个与那个	评心雕龙
----	------------	---------	----	------	---------	-------	------

137 134 128 125 123 116 108 105

## 花边文学

朋友	洋服的没落	法会和歌剧	古人并不纯厚	『小童挡驾』	大小骗	运命	过年	《如此广州》读后感	北人与南人	『京派』与『海派』	漫骂	批评家的批评家	女人未必多说谎	未来的光荣	序言
173	171	169	167	165	163	161	159	157	155	153	151	149	147	145	142
正是时候	『此生或波生』	零食	玩具	倒提	谁在没落？	论秦理斋夫人事	偶感	推己及人	一思而行	读几本书	化名新法	刀『式』辩	小品文的生机	清明时节	
206	204	202	200	195	193	191	189	187	185	183	181	179	177	175	

论重译	208	看书琐记(三)	245
再论重译	210	『大雪纷飞』	247
『彻底』的底子	212	汉字和拉丁化	249
知了世界	214	『莎士比亚』	252
算账	216	商贾的批评	254
水性	218	中秋二愿	256
玩笑只当它玩笑(上)	220	考场三丑	258
玩笑只当它玩笑(下)	226	又是『莎士比亚』	260
做文章	228	点句的难	262
看书琐记(一)	230	奇怪(三)	264
看书琐记(二)	232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266
趋时和复古	234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268
安贫乐道法	236	骂杀与捧杀	270
奇怪(一)	239	读书忌	272
奇怪(二)	241		
迎神和咬人	243		



# 华盖集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

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

鲁迅文集 IV

## 题 记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镗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

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东壁下

## 咬文嚼字（一）<sup>①</sup>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主张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欢用轻靓艳丽字样来译外国女人的姓氏：加些草头，女旁，丝旁。不是“思黛儿”，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们虽然远哉遥遥，但姓氏并无男女之别，却和中国一样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语尾上略有区别之外。所以如果我们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绸，陈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蕨，则欧文的小姐正无须改作姬纹，对于托尔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费心，特别写成妥孀丝苔也。

以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ol 姓郭；Wilde 姓王；D'An-nunzio 姓段，一姓唐；Holz 姓何；Gorky 姓高；Galsworthy 也姓高，假使他谈到 Gorky，大概是称他“吾家 rky”的了。

我真万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现在还有这般伟力。

一月八日

<sup>①</sup>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京报副刊》。

## 咬文嚼字（二）<sup>①</sup>

古时候，咱们学化学，在书上很看见许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据说是原质<sup>②</sup>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属”或“非金属”的，那一边大概是译音。但是，鏷，鋳，锡，错，矽，连化学先生也讲得很费力，总须附加道：“这回是熟悉的悉。这回是休息的息了。这回是常见的锡。”而学生们为要记得符号，仍须另外记住腊丁字。现在渐渐译起有机化学来，因此这类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难了，几个字拼合起来，像贴在商人帐桌面前的将“黄金万两”拼成一个的怪字一样。中国的化学家多能兼做新仓颉。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功夫来，一定于本职的化学上更其大有成绩，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是决不在白种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见各样好地名：辟才胡同，乃兹府，丞相胡同，协

<sup>①</sup>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二日《京报副刊》。

<sup>②</sup> 原质：元素的旧称。

资庙，高义伯胡同，贵人关。但探起底细来，据说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绳匠胡同，蝎子庙，狗尾巴胡同，鬼门关。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这很使我失望；否则，我将鼓吹改奴隶二字为“弩理”，或是“努礼”，使大家可以永远放心打盹儿，不必再愁什么了。但好在似乎也并没有什么人愁着，爆竹毕毕剥剥地都祀过财神了。

二月十日